

网络文学100丛书

欧阳友权◎主编

网络写手名家100

Network literature

聂庆璞◎等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网络文学100丛书

欧阳友权◎主编

网络写手名家100

Network literature

聂庆璞◎等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网络写手名家 100 / 聂庆璞等著.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117-2057-3

I. ①网… II. ①聂… III. ①中国作家—现代作家—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2320 号

网络写手名家 100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 巍

责任编辑: 张丽辉 曲建文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5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11 千字

印 张: 22.5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2.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cctphome)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66509618

总 序

哪里才是网络文学研究的“阿里阿德涅彩线”？

欧阳友权

网络文学超乎想象的快速崛起，覆盖的是网络文化空间，改变的却是整个文坛格局和中国文学生态。凭着“技术丛林”和“山野草根”两把大刀开路，短短十几年间，网络文学终于以“另类”的面孔和“海量”的作品确证了自己的文学在场性和文化新锐性。

时至今日，随着网络对文学市场份额的强力扩张，以及人们对这一文学关注度和认知力的提升，特别是与传统主流文学互动交流的增多，网络文学在赢得技术权力话语的同时，自身发展中的困惑和矛盾也日渐凸显。譬如：

——网络文学生产一直存在的“高产”与“低质”“速成”与“速朽”“大跃进”与“泡沫化”“人气堆”与“快餐性”之间的矛盾，它们渊源何在又如何化解？

——网络文学是技术与艺术的“合谋”，但技术的“霸权性”与艺术的“边缘化”带来的文学“父根”与“母体”的“审祖式”追问，怎样摆脱其间张力关系的失衡与失依，进而有效根治这一文学因“技术依赖症”而剑走偏锋的病灶？

——时下大型文学网站的“全版权”经营、产业链商业模式、以读



者为中心的市场导向，让文化资本的利润增值成为支撑文学发展的引擎，但市场化、产业化对艺术审美的遮蔽，加剧了网络文学的去文学性和非审美化，如此语境，文学生产该如何处理好网络市场与文学审美的悖论？

——网络文学对文学惯例和创作体制的“格式化”僭越，悄然置换了传统文学的逻辑原点，造成了传媒载体对文学传统的断裂与失范，这时候，网络文学的逻辑宿命意何在？它还要不要重新律成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模式以调适传统与创新的矛盾？

——还有，网络文学所依凭的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和消费社会的大众文化语境，导致文学诗性品质的娱乐化脱冕，但新媒体图文语像的艺术祛魅和数字化技术灵境中的诗性复魅所由形成的解构与建构并生的辩证过程，能否为网络文学提供电子诗意的返魅路径？

应该说，近年来我国网络文学理论批评界一直在思考并试图回答上述问题，只不过思考的角度不同，切入的研究路径各异，对解读网络文学的理论有效性也颇为不同——

有的把传统文论学理简单套用到网络文学身上，用中外经典的文艺理论概念、范畴和理论模式，实施“六经注我”或“我注六经”式的疏濬与反思，急于构建网络文学的理论体系，让这只本该黄昏时高飞的“密涅瓦的猫头鹰”^①在黎明时便折翅起飞，结果不仅对实际的网络文学现象体认有“隔”，也于这一新兴文学的理论开启无补，导致网络文学研究的“聚焦失准”与凌空蹈虚。

另一种是技术分析模式。这类研究者的眼中只有“网络”没有“文学”，或只有“技术文学”没有“人文文学”。他们没有把这一文学看作

^① “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是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密涅瓦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栖落在她身边的猫头鹰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这只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就可以看见整个白天所发生的一切，可以追寻其他鸟儿在白天自由翱翔的足迹。黑格尔用这一比喻意在说明，哲学是一种反思活动，是一种沉思的理性，而“反思”是“对认识的认识”，“对思想的思想”，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如果把“认识”和“思想”比喻为鸟儿在旭日东升或艳阳当空的蓝天中翱翔，“反思”当然就只能是在薄暮降临时悄然起飞。



是人类文学审美的一个历史节点，或文学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一种特定类型，而是将其仅仅视为传媒载体中的一项内容，或技术之树结下的文化果实，认为技术传媒和信息工具才是它与传统文学的本质区别，于是用技术的眼光和工具理性来分析网络文学现象。由于缺失人文审美的致思维度和价值立场，其对网络文学的理论言说往往会变成技术分析的文化读本，或新名词术语的“集束式轰炸”，结果是文学人看不懂，技术人不屑于看，于实际的理论批评建设意义甚微。

当然，还有先入为主的“断言式”和即兴点评的“感悟式”评说。前者多出现在不懂网络或者很少上网阅读的“银发学人”中，他们常常会武断地以为，文学创作如春蚕吐丝，非呕心沥血不可为，而网络乃玩家“灌水”之地，如马路边的一块木板，谁都可以上去信手涂鸦，不会有什么好东西；或者简单地认为网络无非就是一种传播的载体和工具，就像龟甲竹简、布帛纸张也曾是承载作品的工具一样，它不会改变文学的性质，因而断定，根本就没有什么“网络文学”，不值得为之置喙饶舌。后者常出自网友之口和传媒评论，这类话语能够有感而发，目击意达，直指本性，三言两语，即兴评点，有时也能搔到痒处，戳到痛处，或机智俏皮，或犀利泼辣，倒也开心解颐，生津止渴。只不过有时难免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或文不对理，持而无据，甚或脱口而出，不切肯綮，姑妄说之，不负责任。

于是，网络文学的“理论江湖”可谓群伦并起，理路纷呈，涉足者不啻走入迷宫，莫辨路向。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理论建设，总有其持论的起点和逻辑的支点，相对于传统的文论“大厦”，网络文学研究才刚刚起步，而与云蒸霞蔚的网络文学创作相比，其理论批评更是远远落伍不辨后尘。那么，今日的网络文学研究该以哪里为肇端、怎样寻求突破，或者说，哪里才是走出网络文学研究迷宫的那条“阿里阿德涅彩线”^①呢？

^① “阿里阿德涅彩线”来源自古希腊神话，常用来比喻走出迷宫的方法和路径，解决复杂问题的线索。



窃以为，“从上网开始，从阅读出发”，也许可以作为打开网络文学迷宫的一把锁钥，从这里或许可以破解诸多难题，找到那条引导我们走出迷宫的“彩线”。

其实道理并不复杂，正如研究任何问题一样，我们研究网络文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必须以实践为基，从对象出发，进而全面了解和认识对象，找出问题症结，发现蕴含的规律，提出解决问题的可能之道，或构建切中实际的观念范式，而不能先入为主，生搬硬套，东向而望，不见西墙，或如刘勰所说：“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① 面对异军突起的网络文学，我们当然需要有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赋予的理论底气，也摆不脱孔子、刘勰和王国维的丰厚积淀，中外历史上所有的文论资源均应该吸纳传承，因为它们许多都依然有效。不过，我们能做的第一步，却应该并只能从对象的实际出发，以研究的本体为据，于网络文学研究者而言便是点击网站，阅读作品，下足新批评派所倡导的“close reading”（经细读）工夫，了解和把握网络文学的生产方式、作品形态、传播载体和接受方式，以及功能结构与意义蕴含等。特别是对时下的类型化写作与阅读市场细分的相互催生，文学网站经营的全版权商业模式构建，网络写手的创作方式与生存状态，文学读者群欣赏趣味选择和消费市场的竞争格局，文化资本的新媒体寻租、产业运作和盈利手段，以及数字技术带来的文学与影视、游戏、动漫、视频影像等多媒体兼容的微妙关联，还有三网融合、自媒体和信息增值方式对网络文学的生产与消费的影响等等，更是文学“扩容”、版图“越界”带给我们的新课题，尤其需要网络学人切入现场，明察深思，做一个网络文学的“局内人”。这样才有可能赢得对它有效言说的话语权，才不至于使自己的理论批评成为隔岸观火、隔靴搔痒或隔空取物之论。可见，“从上网开始，从阅读出发”虽说简单，却很重要，实为我们了解网络文学、研究网络文学绕不过去的一道“铁门槛”。

^①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



正是基于这样的学术动机，我们中南大学网络文学研究团队在陆续出版了《网络文学教授论丛》（2004）、《文艺学前沿丛书》（2005）、《网络文学新视野丛书》（2008）和《新媒体文学丛书》（2011）等4套丛书之后，又策划了这套《网络文学100丛书》。本丛书共有7部，它们分别是欧阳友权的《网络文学评论100》、曾繁亭的《网络文学名篇100》、欧阳文风的《网络文学大事件100》、禹建湘的《网络文学关键词100》、聂茂的《名作家博客100》、聂庆璞的《网络写手100》和纪海龙的《网络文学网站100》。这些选题看似简单、平实而波普可辨，实则是研究网络文学的入门之功和基元之论。这套丛书是我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网络文学文献数据库建设”的阶段成果，也是我和我的团队负责组建成立湖南省网络文学研究会（2012）和全国网络文学研究会（2013）后，首次奉献给学界的一套集体成果。我们试图通过对这些网络文学前沿和基础问题的梳理与评辨，实现“广撷资源，夯实基础，明辨学理”的学术构想。丛书的作者都是我们网络文学研究基地的学术骨干，大家携手同心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可谓“累，并快乐着”。作为丛书主编，我对他们的学识水平和敬业与协作精神均报以深深的感佩！

新生的网络文学还是“小荷初露”，对它的理论研究也才千里始足，任重而道远。从2004年出版第一套理论丛书至今，我们中南大学文学院网络文学研究团队在这一领域筚路蓝缕、荷戟远征已逾十年。无论“十年一觉扬州梦”，抑或“江湖夜雨十年灯”，过去的都将留给历史，笔下的都在书写今天，而过去和今天都将托付于未来。就让这套丛书为我们的十年耕耘献上一份小礼并画上一个稍感宽慰的句号吧。

2013年10月12日于中南大学文学院

前言 网络写作：从心灵化到类型化的转换

—

1994 年中国接入互联网，但这时它在中国还只是极少数人的应用。而此前的 1991 年，华文第一家电子周刊《华夏文摘》在美国创刊，有一个署名少君（钱建军）的在第 1 期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奋斗与平等》，拉开了华文网络文学的序幕。从 1991 年到 2000 年的 10 年间，少君在北美各类华文电子期刊、BBS 上共发表了 100 多篇文学作品，是华文网络文学的真正鼻祖。

1995 年中国大陆的网络文学开始萌芽，中文网络诗刊《橄榄树》在该年的 3 月出现，创办人是诗人诗阳、鲁鸣。年底出现了另一网络文学刊物《花招》。这一年的 8 月，清华大学的水木清华开设 BBS 论坛，原创网络文学正式萌芽。1997 年 11 月 2 日凌晨，一篇《大连金州没有眼泪》的帖子在中国足球失败丧失亚洲杯出线权后的几小时内发出并迅速传遍网络。其作者是中国 IT 传奇人物、足球爱好者老榕。网络发泄情感的巨大威力第一次在中国显现。1997 年 11 月“榕树下”正式注册。1998 年 3 月中国台湾蔡智恒的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风靡整个华文网络，掀起华文原创网络文学的小高潮。

其时，大陆的安妮宝贝、黑可可、邢育森、李寻欢、俞白眉等聚集



于“榕树下”，招兵买马，搔首弄姿，高谈阔论、指点文学，把一个“榕树下”弄得像模像样，声名鹊起，掀起了大陆网络文学第一次高潮。这些人现被视为网络文学第一代写手。

2000年，今何在的《悟空传》在互联网的冬天里像一把火，烧遍了整个网络。2002年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使这把火更旺。期间蓝晶、可蕊、尚爱兰、江南、燕垒生、老猪、云中君、王小山、西门大官人、十年砍柴、木子美、竹影青瞳等一批有灵性的写手在网上非常活跃，写出了自己的精彩。这些人我们一般称其为第二代网络写手。

2003年，文学网站的VIP制开始试水。写手可获得报酬，读者需要对某些章节付费。网络写作成为可以养家糊口的职业。开创性的类型化作品开始出现，类型模仿正式开始。像《诛仙》《鬼吹灯》《盗墓笔记》《韦帅望的江湖》《明朝那些事》《新宋》《窃明》《九州缥缈录》《尘缘》《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一大批类型化的巨著涌现于网络，带来了网络文学的繁荣，也使网络文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阅读上都远超传统文学。此一段时间内的写手我们称之为第三代网络写手。

2008年盛大文学成立，开始大规模投资网络文学领域。类型化的作品高度繁荣，网络文学成为一个产业。此时，一大批非常年轻的写手，携带他们的粗浅文字，涌入文学市场，以他们的体力和韧劲制造出大量文字产品。该时段内，因循沿袭第三代的类型为多，只有极少数写手能有所创新。我们将这一前后活跃的写手称为第四代网络写手。

二

简单的历史回顾我们发现，短短十几年的网络文学发展，已经完成了从心灵化写作到类型化写作的转换。

在第一、二代写手那里，尽管写作的水平有些参差，但写作的目的都是表达内心的情感。他们写作既不是为养家糊口，也不模仿别人或自己陈陈相因，他们是心灵情感的抒发。少君曾坦言：我不能不写作，写



作使我在金钱游戏的压抑中得到释放，写作也使我在异域的漂泊中感受到生命的价值所在。他正是通过网络这一平台把在东西方文化夹缝里挣扎求存的新移民心中的喜怒哀乐宣泄出来。安妮宝贝、尚爱兰等人那些灵动的文字哪个不是她们内心真情的呐喊和呼唤？即使木子美、竹影青瞳这两个饱受诟病的人，其文字也真情至性，出自女性内心的渴望。而十年砍柴这样的作者，用自己嬉笑怒骂的文字针砭社会、分辨是非，哪一篇不是出自自己内心对社会的痛彻？还有今何在、慕容雪村、江南等虽写的是长篇小说，情感的脉搏没有这么显露，但也都是心灵对社会脉动的深切感受。

第三代写手是网络文学市场化的开拓者，他们为网络写作的写手们拓展了一条生存之路。其实，一二代写手中的部分人已经很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安妮宝贝离开了网络，有很多原因，但其中肯定有写作的收获问题。中华杨自己创建文学网站，意图收费阅读；尚爱兰辞职又复职。所有这些现象都与写手们劳动而无获有关。心灵的宣泄固然重要，也非常有意义，但腹中的食物更重要，没有则心都不跳，何况灵乎。所以，这种开拓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是网络文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三代写手中不乏大才，他们写的许多作品虽然因类型化而虚幻，但不得不佩服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横溢的才华与激情四射的热血。像萧鼎、天下霸唱、唐家三少、南派三叔、玄雨等等。还有当年明月、灰熊猫、雪夜冰河、阿越、曹三公子、月关等对历史的雄阔把握与理解也不得不叹为观止。赵赶驴、三十等人幽默轻松的文笔，桐华、金子、天下归元、辛夷坞等女性写手的爱情笔墨都可圈可点。

总之，第三代写手用他们的作品开拓出了文学市场，吸引更多的人重新回到文学的阅读场，带动了我国文学市场的繁荣。同时也开辟了我国文学类型化的道路。

第四代写手基本是类型化写作的践行者，他们在第三代写手开拓出的类型道路上飞奔。他们中的许多人非常年轻，大学期间即开始炮制大量作品；有的不年轻，甚至无所事事，但终于摸到了类型的门路，开始



文字产品的制作。当然其中也有部分写手开创出了新的类型，有的对原有类型进行深化和创新。至此，我国网络文学终于完成了从心灵化到类型化的转换。

三

网络文学的早期研究大多将网络文学定位为新民间文学或泛民间文学。如杨新敏、蓝爱国、欧阳友权、马季、邵宁宁等。这种定位有充分的学术依据，也符合一二代写手的实际情况。本人定位的心灵化写作与他们的定位并不矛盾，而是一脉相承。因为民间文学都是“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我手写我心，我口唱我情”的最直接心灵表现。它不做作，不遮掩，不矫情，心怀坦荡，直指心胸，直抒性灵。

但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类型化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成熟。研究者们也注意到了这一转换。上海的葛红兵他们早就开始了网络文学的类型化研究，苏晓芳也写过网络小说类型化的著作。更多的人将这种类型化归于大众文化中的大众文学，如廖健春就有《网络文学的大众文化特征及价值取向》的文章。《人民日报》2012年7月17日发表了一篇《网络文学：如何定位研究》的对话，其中王祥认为网络文学应该定位为“大众文学”。

类型化也好，大众文学也罢，两者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实际上，类型化就是大众文学的特征。但大众文学与民间文学区别明显。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大众文学是一种消费文化，工业化生产的文化产品；而民间文学是一种心灵的表达，它与消费无关，也不能进行工业化生产。它们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学。

网络文学从心灵化写作向类型化写作的转换是网络文学发展的必然，也是文学发展的一种需要。在网络文学诞生之前，文学正遭遇着一场边缘化的危机。这一危机的关键不是文学已从社会话语的中心被驱逐到边缘，而是文学已经不再进入人们的生活，人们已经不再读文学作品，文



学已被放逐到他们的生活之外。不是他们不需要，而是他们从文学中无所得。既得不到他们想要的生活关注和思想指引，也得不到阅读的身心愉快。他们对文学失望。正是网络文学的类型化作品挽回了这一危机。它使文学重新有了读者，重新进入人们的生活。当然类型化的文学作品也不可能让他们得到生活的关注和思想的指引，但至少使他们获得了阅读的愉快。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对网络文学的这种转换心有戚戚，而是要对它大声赞美。

四

类型化不是网络文学的新发明，它本身是文学高度繁荣后的一种表现形式。它表明文学阅读已有很大的群体，这些群体有不同的审美范式和审美要求；同时也表明文学创作的群体也日益庞大，可以满足这些不同群体的文学需求；它还是媒介繁荣发展的一种表征，因为只有高度繁荣发展的媒介才有可能满足这些文学类型的传播需求。如我国清末民国时期的“官场黑幕小说”“星期六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等类型化小说的繁荣就是这些特征的表现。

网络文学的类型非常繁多，表现出高度繁荣状态。比较大的类型有：玄幻小说、穿越小说、历史小说、武侠小说、修真小说、军事小说、科幻小说、惊恐悬疑小说、校园爱情小说、官场小说、耽美小说等等。几乎人类所有的类型文学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

但是，网络文学的这种转换，必然会带来它自身的一些变化和价值功能的位移。

首先会提升网络文学的地位。资本介入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在眼球经济时代，要赚钱就必须激活市场，无论是收会员费，还是出版销售，都需要到市场上去吆喝，激发市场人气，增加销售数量。借助资本运作的过程，网络文学也因此提高了其影响力和地位。我们已经清楚的看见，这几年网络文学的强劲表现就是因此。



其次，将使网络文学加速商业化和商品化。现代作家的产生，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化将作家从封建帝王和贵族的庇护制度下解放出来。它因此改变了现代文学的生产和现代作家的生存方式。它一方面使作家从封建贵族的庇护下获得了解放，但另一方面，它又使作家被迫服从商业的规则。巴尔扎克和陀斯妥耶夫斯基一直在债务的催逼下拼命生产文字，而大仲马甚至以他自己的名义组建了一支庞大的文学雇佣军。今天那些漂浮在网络上的形单影只、孤立无援的写手，更容易为无孔不入的资本所俘获。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的文学还能够忍受曹雪芹在《红楼梦》写作过程中的那种“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漫长孤独。在今天，任何技术上的革命都无法改变资本控制的本质。在新技术的发明中，我们不是获得了个人的解放，而是越发感受到了资本无比强大的吞噬力量。而那曾经幻想给我们带来自由的网络，早已在资本那只“看不见的手”牢牢地控制之中。^①说得更为直白一点，网络文学心灵化的褪变是资本运作的必然，那种忧愤的个人情怀、那种关注现实的心灵诉求，那种充满智慧的幽默书写，是不符合资本运作的胃口的，因为它很难大规模生产，也不容易被快速消费。

心灵化写作到类型化写作的转换，其功能价值的变化我以为有这么几方面：

认识功能弱化。对现实真切诉求的缺乏使得类型化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割断了与社会的联系。类型化文学通常喜欢构建一个虚假的环境，这个环境看似与社会有联系，但却完全脱离社会现实。如虚幻盗墓小说、穿越小说、武侠修真小说、玄幻小说等；即使那些看似描绘现实的校园爱情、都市情感小说也是脱离现实十万八千里。这样的虚假环境构建势必大大弱化文学的认识功能。

人文关怀淡化。因为环境的不真实，其中的人物肯定不具现实典型性，导致读者觉得人物虚幻，剧中之人虽也悲欢离合，命运坎坷，但往

^① 聂庆璞、旷新年：《新民间文学》，《文艺报》2010年1月13日。



往没有生活的痛彻，没有一种感同身受透入肺腑的心灵震撼。心灵化文学也可能不注重环境的描绘，但它直接从环境中跳出，往往有一种直接的震撼，一种不得不面对的实诚。而真正的实诚来自于对人的痛彻，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人文关怀。

休闲娱乐功能强化。今天网络文学已变成消闲的重要方式。因为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文学阅读已经成为手机应用的重要功能。由于手机的方便性，许多人的零散休闲时间都花在了网络小说的阅读上，如乘车、睡前、工作中的空闲等时段，许多人都会拿出手机来阅读网络作品。这些或者 YY、或者天马行空的作品带给他们一种精神上的放松，一种劳累之后的释放。它成为一种让我们麻醉地逃避现实的喘息，当然不会是我们诗性的栖居。

就我国目前而言，大众文化的消费种类非常有限，与人们的需求有一定的差距。网络文学能为大众提供一种非常廉价、非常方便的文化消费产品，未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而网络文学的心灵化写作其实仍然保留在网络文学的边缘写作之中，如博客、非类型的个人写作等。所以，目前网络文学的这种状态未尝不是它一种比较自然、各得其所的状态。

五

本书写手的选取以网络原创为总原则，对一些先在杂志上发表或已先出版，然后转移到网络上的作品写作者，原则上不进入该书的选择范围。所以，一些很有名的作家，在网络上的作品也很多，但还是没有选取。如沧月、步非烟、凤歌、落落、韩寒、郭敬明等等。

本书网络写手的分代以他们主要活动的年段为主，2000 年以前出现且比较活跃的写手为第一代；2000 至 2004 年前出现并比较活跃的写手为第二代；2004 至 2008 年段出现并比较活跃的写手为第三代；2008 年后出现且比较活跃的写手为第四代。当然就某一个别写手而言，他的分代不是绝对的，本人可能根据其写作特点将他放在前一代或后一代，但绝



对不会跨代，如不会将 2000 年前出现的写手放在三代或四代，也绝不会将 2008 年后出现的写手放在一代或二代。即分代的年限是绝对的，只是在他两代都可以靠时，以写作情况为据适当调整。

本书写手的排序规则是先按代排，代内按字母顺序排。第三、四代因为人数较多，进行了简单的分类。这个分类不很准确，因为有的人尝试了多种类型的写作，可以分在不同的类里。每一类的人数也不均衡，而为了保持每类的大致均衡，只好合并一些类型。每类里的排列仍然是按字母顺序。个别字母顺序不对的是因为撰写时有增补，序号发生了变化，致使所在序位不对。

目 录

前 言 网络写作：从心灵化到类型化的转换 1

一、第一代写手 1

 1. 少君 3

 2. 痞子蔡 7

 3. 图雅 10

 4. 安妮宝贝 14

 5. 李寻欢 17

 6. 宁财神 20

 7. 俞白眉 23

 8. 黑可可 26

 9. 邢育森 29

 10. 罗森 32

 11. 朱海军 35

二、第二代写手 39

 12. 今何在 41

 13. 江南 45